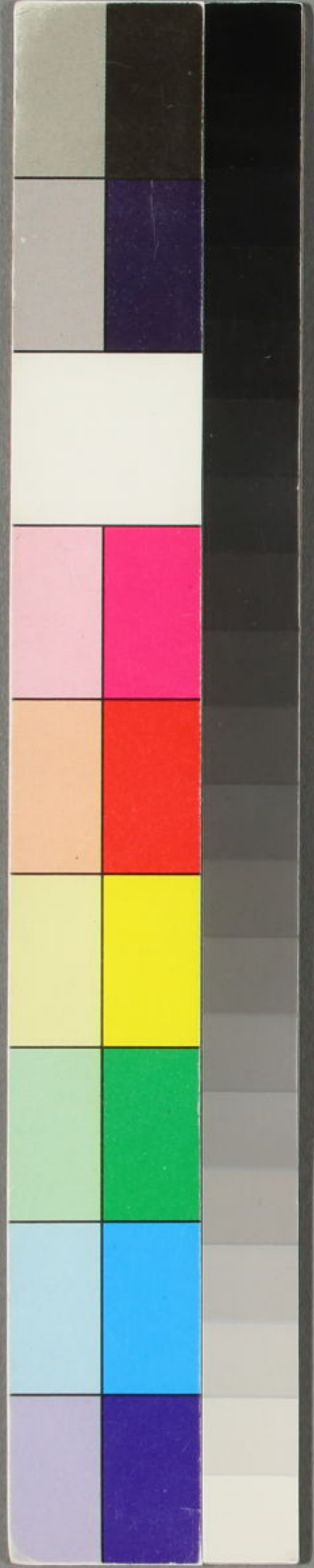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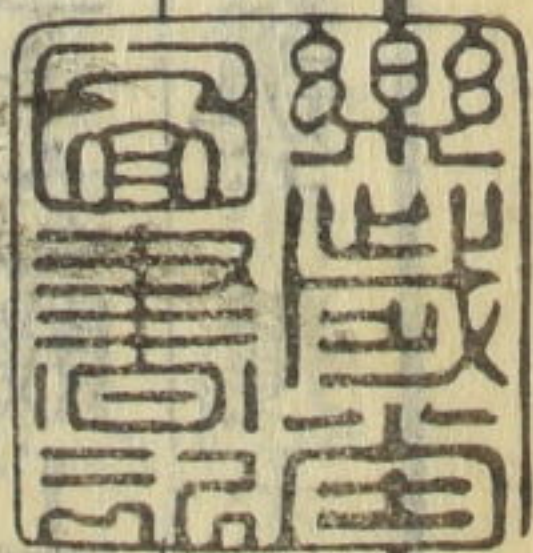
六

仁德
917
19





孟子釋解卷之六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滕文公章句下

此篇論士於亂世宜當矜持其身不求苟合
而以直其道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陳代孟子弟子不見諸侯不干謁也郝云宜若猶言

恰似也大小愚云謂其所成功之大小也郝云十寸日尺八尺日尋枉尺直尋言小屈大伸也田獵獸也

禽獸害田追獵而取之也虞人主苑囿之吏竿首注鳥羽日旌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人執之辭日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日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驛之古者君召必以物為信招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虞人不見皮冠故不至古田獵講武軍法不用命者誅故將殺之虞人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者守法以匡君也元首也二句皆孔子語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日天下之賤工也或

以告王良良日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

奚反命日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

王良良不可日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

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

者未有能直入者也

趙簡子名鞅晉權臣王良字子期亦晉大夫善御九方歎之子

一名郵無郵又名郵正又名良或云古伯樂一名孫陽嬖奚簡子侍臣乘駕也賤工猶言拙役也請復王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良請再與嬖奚乘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

孟子卷之六
舍矢亦以其正嚮行直故其所命中必如推破物也
此蓋言君子之射御者也貫習也也阿黨也土高曰
丘大阜曰陵若丘陵謂獲多而積之崇也枉道謂屈
己也過猶誤也已正然後可正人今與是義反故曰
也過

此章論君子之道枉尺而直尋則不可也此蓋以
申明前篇直勸滕文公行王政之旨者也陳代見
孟子平生不干謁諸侯而以謂若守小節然今以
孟子之賢一見之功大則可以使為王小則可以
使為霸且古書所志亦有曰枉尺而直尋則其枉
道屈節以見諸侯之事亦宜若可為也遂以質之
孟子孟子答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

殺之孔子稱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蓋虞人守禮制而勇於從正雖遇其殺而不
肯屈於非禮故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如志士一句
乃陪副其類言之者耳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此又孟子自設問答以明其所稱之之旨也
下因言今陳代言如欲令孟子不待諸侯之招而
往見者何以哉且夫古志所云枉尺而直尋者以
其可得利便言也如以得利便為上則雖枉尋直
尺而得利便其亦謂之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人奚乘車以試其能終日馳驅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無可取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曰請復同乘彊於嬖奚而後可之乃復同乘一朝之間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王良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以御車則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舍御之正法但見獸之所在而驅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君子之不失御法而善射者也我貫君子之善射而不貫與小人射者乘請辭之御者且羞與射者相阿比阿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是可見其不上利便也今子如欲使我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以從人者未有能直人之不正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

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史列傳云犀首魏之陰晉人也名衍

姓公孫與張儀不善儀死犀首相秦佩五國相印為約長張儀魏人游說諸侯後為秦游說諸侯使畔合從之約而為連橫丈夫男子也大謂其材器偉大也怒謂與諸侯有怨陳說利害使相攻伐故諸侯懼彼

若安居則天下皆休息天下不熄由彼一怒乃所以
為大丈夫也男子有冠禮女子有昏禮引冠昏之禮
明文夫子之別于女子也往即嫁也送之門謂母
送女至大門也按儀禮昏禮父送之母施衿結帨庶
母及門命之與此所言稍有異同疑孟子所稱母即
指庶母也汝家夫家也女以夫為家夫子即夫也順
柔從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居者為其身棲止之地也天下

之廣居謂天下衆庶耳目所共視聽之境域詩大雅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又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亦與此意同立者謂以身當其位而不解也天下之正位謂天下衆庶所謂之正當之位分也行者行其事務也天下之大道謂天下衆庶所宜率從之道也淫者蕩其心移者變其守屈者挫其志

此章論如公孫衍張儀是以順為正者非君子之

所貴即亦前章以枉尺直尋而以求利為鄙之旨也景春以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其心之動止直為制天下治亂之機故以二人誠可謂大丈夫者矣孟子則以二人本阿順于進以得制是權故非其說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日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者言丈夫之冠父既命之則女子之嫁亦似宜以父命者而母命之者教順非丈夫之事也往送之門戒之者以尊從卑亦示順之道也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者自致敬心以自戒其

無違也。此訓以順也。禮之所教如是，乃知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辭以景春固宜，當識之者深，糾其說之謬也。下因明大丈夫之行，居其志以天下之廣，立其身以天下之正，位行其事以天下之大道。得志者，丈夫志常在，欲獲於君而以行其道，而得志則與民同，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見道之不可得行，則或去之，或不肯就，雖榮以爵祿而不可得留之，致之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雖乃脅之以兵，而不肯屈從。故曰：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者，正其稱之所當，而以見彼之非。

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郝云：周霄，魏人。皇，皇不安貌。出疆，失位去國也。載，束裝也。質，贄同。古者相見必執物。士質則雉也。無君致仕而失位間也。問喪曰弔，以已通太也。以急太急也。此周霄問也。國家諸侯以國為家也。助，藉田也。諸侯躬耕藉民力助之也。飯曰粢，在

器曰盛蠶謂養蠶夫人諸侯妻也禰謂以湯沃網抽
 絲也祭牲色純曰犧愚云犧牲自其初生養之以令
 成也曰不成者謂其死若有災肯也諸侯所耕本亦
 欲其柔盛潔清故也下故曰不潔也夫人蠶繅亦欲
 衣服之備也下故曰不備也郝云田祭田也卿以下
 有主田無田祿則無以供祭祀故無牲無器無衣服
 也牲必牲殺故曰牲殺器有蓋曰皿鼎盥之屬也柔
 盛之潔清又在於其器皿之潔清故此又言器皿也
 郝云諸侯有國則有藉田有世婦失國無助可耕則
 無犧牲柔盛無世婦之蠶則無衣服士有位則有主
 田失位無田則無以備柔盛器服也禮四時三月一
 祭祭則用生者之祿玉藻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云大夫士去國祭器
 不踰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皆為不
 祭也宴樂也通作燕既祭則燕飲賓客父兄為樂凡
 祭而燕皆吉禮也不祭不宴則主人憂居愁處親知
 者相為慰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

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
 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
 隙之類也郝云晉國即魏國灼即媒也曲禮云男女
 非行媒不相知名周禮有媒氏男二十娶
 女二十嫁
 穴孔也

此章論士之義不可不求仕而君子又不以其道
 不仕也郝云周霄疑孟子不見諸侯為不欲仕不
 知君子志存濟世焉能不仕列公明儀三月無君

則弔以証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之意周霄問三月無君何以遽至于弔孟子引祀先之禮明之蓋禮三月一祭祭必以田二月不仕則無田而廢一祭違仁孝之情曠祀先之禮以斯足弔亦非謂無君皇皇者祇為欲祭得田耳君子仕欲行道本不為祭諸侯失國變之大者而士失位亦如之故急也愚云周霄問其出疆載簣而孟子引農夫為喻者蓋以其質猶其耒耜也曰晉國亦仕國也者凡國俗有農夫多者有商賈多者魏國之民士之野處而求仕者居多故曰仕國也曰未嘗聞其仕如

此其急者其意以孟子所答之義為非天下之通義也曰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者言求仕之心如此其急則其仕宜無所擇而動輒難於其仕者何故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此譬猶士之願其身之得仕之心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此譬猶士之難其身非義之仕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此釋上所設譬之辭也曰與鑽穴隙者言男與女互共鑽穴隙也蓋其君與士皆

有不以由道之罪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

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

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彭更孟子弟子數十

乘數百人六率過三己上皆曰數也郝云傳乘傳卽今馳驛也食謂所過之國饋食也泰甚也猶言過分也成曰功爲日事通功易事以功相通交易其事也羨餘也如農餘粟不足于器工餘器不足于粟彼此相通交易各以其所餘補其不足也有餘謂積蓄無用也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其四也梓人爲飲器射侯箛箎之屬匠人爲國邑宮室溝洫之屬輪人爲車蓋車輪輿人爲車輿輿車箱也愚按彭更之家有農夫紅女故此日子通功易事也郝云先王之道仁義是也守保任也孝悌人倫之先務仁義之實也毀瓦謂覆蓋宮室毀壞其瓦畫墁謂塗飾牆壁畫裂其墁墁塗飾也

此章論士有雖不仕而有功則可以受其養之義

孟子經解 卷之六
以孟子之遊於諸侯其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焉而彭更以爲泰甚是以爲問而孟子答
凡人之受賜於人苟非以其道則雖一簞食之微
不可受於人如是其道則昔者舜嘗受堯之天下
而世不以爲泰子獨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曰否
非是之謂也士無事而食似素飧者是爲不可也
孟子曰子不互合通其功換易其事以此羨補彼
不足則農有餘剩之粟女有餘剩之布子如通易
之則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因其得通易得食於
子子之於梓匠輪輿豈不以其然乎於此有一人

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此獨不得通易以食於子則是爲尊梓匠輪輿而
輕爲仁義者知是何哉彭更曰梓匠輪輿其志將
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如梓匠輪輿將
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言之爲哉其身有
不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何曾言其志如何乎且子
其食梓匠輪輿食志乎食功乎彭更曰食志曰有
入於此毀瓦書墁其志則將以此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孟子曰子不食之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是之謂也

郝敬云亳湯都葛國名伯爵皇甫謐云今梁園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或云今商丘縣即亳寧陵縣即葛有葛城或云今陝西商州古商都也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亦有亳城即湯伐桀誓師處亦有葛城即湯始征處放而不祀放縱無道又不祀先祖也餉饋食也葛伯仇餉孔書仲虺之誥有此語

此章論巷行王政雖小國可以得取天下也此蓋以申發前篇勸滕文公行王政之旨者也萬章問曰宋小國其兵力弱也今將行王政齊楚大國惡而伐之則如之何乎孟子答曰殷湯居亳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故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不唯不以爲犧牲乃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葛為之耕其老弱為耕者饋食葛伯率其葛之民要遮其饋中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如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

黍肉餉直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事之謂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
 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
 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後來其無罰郝云匹夫匹婦小民之稱載始也十一
 征湯所征凡十一國愚按詩殷頌云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此皆其十一征中之事也書辭
 解見梁惠王下篇無罰愚云湯王其必罰暴也
 湯能為葛伯遺牛羊又使亳民往耕而不吝是湯
 之富為天下之最也而今更為殺童子復讎故曰

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此其辭意則猶言
 非唯富於天下而以自奉也為匹夫匹婦復讎者
 因今為童子復讎故知之也已下解見於梁惠王
 下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其士女匪其玄黃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
 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
 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郝云

有攸不為臣以下今孔書武成有此文小異士女商
民也篚竹器之方者以盛幣帛也又云篚竹箱盛幣
帛器皿食品之屬儀禮鼎洗之西皆有篚以盛爵觶
織竹為之字从匚音方象形也非聲象織文均也禮
云匪頒均頒也詩云有匪有文也為臣為周臣也惟
臣思念臣服也綏安也厥其也士女商民也玄黃幣
帛之色或玄或黃也愚云紹繼也休美也大邑猶言
上國也君子謂士大夫小人謂眾民殘害也太誓逸
書篇各孔書有此辭小異揚奮
也于往也疆商境也張犬也

此又因便更引周師東征其所征之國中士民皆
喜其綏己是以其士女皆篚其玄黃幣帛以為如
紹殷以我周王則當見休美之政是以民惟以欲
臣附于大邑周為心其君子實玄黃幣帛于篚以
迎其君子其小人持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故

救民於水火之中則民乃無有禦之者而其師之
所為惟取其殘民者而已矣書太誓曰我武惟揚
其烈以侵干之疆則惟當獨有取干之殘民者而
已殺伐之功用此以張大其勢則我武比之殷湯
或更有光焉今萬章之所問以不行王政故云爾
苟行王政則四海之內皆欲以為己君是天下之
民皆歸之也則齊楚雖大亦皆不能民其民也何
畏焉之有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

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宋玉即偃

王郝敬云宋偃暴戾恣睢亡國之主也素無忠良之輔羣小從吏以陷于大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未幾齊楚滅宋瓜分其地所謂無如宋王何者也傳教也楚地多蠻語所謂缺舌也齊俗舒緩語音調和咻與囂通衆喧也撻打責也莊嶽齊街里名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

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亦宋臣也

此章論必置其君於眾善士之間然後其君可以

使之為善也此蓋與前以順為正之章其旨暗相反應尤有深味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薦薛居州居於王之所者豈欲子之王之為善歟我請明告子以其不可之義假設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作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乎使楚人傳諸乎答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則雖日撻懲之而以求其為齊語也亦不可得矣唯引而置之齊莊嶽之間數年則雖日撻懲之而以求其為楚語也亦不可得矣今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獨居於王所是其為計拙矣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之為人，也。王誰與為不善之行，耶？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如薛居州之為人，也。王誰與為善之行，耶？今獨使一薛居州在王所，彼獨如宋王何乎？此亦子之不思之過矣。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郝敬云：段干木，姓木，名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求見也。內，納同。是指二子也。已甚，太過也。追求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

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

見。郝敬云：陽貨，魯季氏家臣，僭為大夫者也。毛奇齡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郕邑大夫，邾邑大夫，孔子父鄆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為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郝敬云：大夫分尊以物賜士，士即其家拜受，如士出未得拜受，歸則往大夫門拜禮也。矚，窺也。亡，出外也。蒸，儀禮作脗，升也。豚，肉已熟，升于俎。曾子曰：曾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諂媚強笑也病愚云勞苦也夏夏月畦區畛也蔬菜
 行烈曰畦報報郝敬云面慙發赤貌由子路自名也
 此章論士不見諸侯之義及迫則可以見之義要
 之士疾其近於諂是以不欲見也而此乃又申發
 前不可枉尺而直尋之旨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者由何義而然也孟子答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之如夫段干木見魏文侯之來迫而踰垣而避
 之泄柳見魯繆公之來迫而閉門而不內者是皆
 為己甚之行也彼強欲見而來迫斯可以見矣下
 引陽貨之事者亦証其彼先來迫則不得不見之
 義也陽貨欲見孔子惡其強召之則無禮也因思

當時之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受之其門也陽貨因欲使孔子來拜乃矚孔子之
 未亡也而饋孔子以胷豚孔子知其意然其心不欲
 見於是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以
 迫之孔子豈得不見之乎此其所以謂段干木泄
 柳為己甚也下引曾子子路之言者即以其不見
 見諸侯之本義也曾子曰士或好與諸侯相交者
 強阿其意脅肩諂笑其事病於夏畦灌漑之勞子
 路曰何貴人之意未與己意同而強出言以迎合
 之者從旁觀其人顏色乃亦赧赧然有自慙其諂

佞之意者，是亦自欺之甚也。自欺如此者，其所為變詐不可測。故曰：非由之所知也。此皆枉己以迎之者，而二子以是為恥，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然則君子之不見諸侯者，亦自懼其因以害其所養者爾。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或者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乎？
云：戴盈之，宋大夫。什一，即徹法也。關市，征商也。輕，減也。已，止也。攘，者，患按謂就其所在而斥去之也。斥，去也。

以外之則為攘却之義，內之則為竊取之義，損亦減也。

此章論王政之不可以姑從輕矣。即亦不可枉己而直尋之旨也。戴盈之問曰：稅取什一，又去關市之征之事，以國用之不贍，故今茲未能全從其法，請輕其所取，以待來年，然後已之，不復取也。其為政如是，其將何如？孟子答曰：今有一人日攘其鄰所畜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可為之道也。曰：請損之，每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之，不復取也。如子之所言，何以異於是？如知其所為之非義，斯速已之可矣。何言待來年乎？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公都子孟子弟子見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

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治一亂繫言古今天運有否泰人事有得失往來相
循理數之常也帝治始堯故首言堯下卑汚也巢架
木如鳥巢也上高原也營治也窟土室也洚水警余
逸書之辭今孔書大禹謨有之舜言也洪水也洚言
絳猶洪言紅古字通用水橫流之色也警戒也示舜
自謂也時堯老而舜攝使禹舜使也掘地即禹貢導

山導水也此二句約言禹治水之要行所無事者也
水本歸海失道則逆行蛇龍本依菹居中國則害人
然必洪水平而後蛇龍可遠也水由地中行即由所
掘之地中兩岸之間也水就道則不汎濫澤生草曰

菹江淮河漢四水詳見許行章四
水安流即當日禹掘地之故蹟也

此章以明孟子辨拒楊墨之志者而因以申發前

篇拒許行及墨者夷之之旨也公都子問曰外人

皆稱夫子為好辨敢問何以為人所稱若此也孟

子答曰予豈好辨哉予所以屢辨者不得已也夫

天下之有生民久矣而以一治一亂為其態昔者

當堯之時水逆行侵軼以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民無所定居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蓋預設為而

以備其所避之也書曰洛水警余者即稱是事者而曰洛水者洪水之謂也舜使禹治之禹掘地注其橫流之水於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澤其水由地中行者即江淮河漢是也人居險阻之難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盡然後人始得平土而居之焉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

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

郝敬云堯舜禹之後暴君非一如有窮后羿與夏桀輩皆是也邪說非仁

義之言也暴行不仁義之事也樹果蔬曰園養禽獸曰囿汙池洿下成池沛澤水草所生鑿地曰池水聚曰澤澤生草木曰沛左傳景公田于沛奄東海之國助紂子武庚叛者也二年即詩云東山三年書多方云王來自奄即此舉也其君奄君也誅紂相武王也伐奄相成王也飛廉郝敬云紂臣有材力善走愚疑飛廉逃難匿在海隅故驅而戮之也五十國皆東方近海之國虎豹犀象紂時園囿之猛獸也丕顯哉六語今孔書君牙篇有之丕大也承續緒也烈功也佑助也啓開也正得所也無缺完備也後人子孫也引書贊文武見周公輔相之功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而世教漸暗則暴惡之君代作于上壞除土民之宮室以為汙池其民無所

安息棄滅田畝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以如是
之行為是之說興即邪說暴行又作也園囿汗池
沛澤之遊觀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乃又大
亂周公相武王誅紂又輔成王伐奄三年討其君
之罪驅逐飛廉於海隅而遂戮之滅國者凡五十
又驅其園囿虎豹犀象而遠走之天下大悅所引
書語意言文王謨將大顯焉武王烈將大承焉蓋
此二者將佑辟我後人咸以正而無缺損焉矣此
引之者蓋以其既驅飛廉虎豹犀象無復害民者
而其可顯承之道大闢言之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

自先周有之故楚語云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
惡焉以戒勸其心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法志蓋先
王作春秋書法令各國自書其君舉動及國大事同
盟所告之事以備其後嗣鑑戒故魯語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也及孔子之時世衰亂臣賊子
諸國多有是以孔子乃復脩先王之書法作春秋其
旨欲因同盟相告以書之春秋之事以明公是公非
於其同盟之國而以排其亂逆也餘詳見於余著名
條時教

世衰道微指春秋時也邪說暴行有作者言恐邪
說暴行或有作也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者以此亂倫逆理之事世多有之以証其邪
說暴行將或有作也孔子懼者懼邪暴之作也作
春秋即今春秋記自魯隱公至哀公之事者是也
以此春秋之書法令列國倣為之者其實非天子
命之則不可得行之也然而孔子則欲使魯諸
同盟之國相共同修之以拒天下邪說暴行之作
是其跡類於僭而其閔世之心至深矣故曰人之
罪我者其惟於春秋乎人之知我者其惟於春秋
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
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
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
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

郝敬云處士猶居士布衣游說之徒皆是非
定指揚墨也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于墨
翟故其說大抵反墨列子載朱之言曰古人知生之
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
之娛非所去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
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此揚朱為我

孟子卷之六
之說也。墨翟宋人仕宋為大夫。著書十篇其言畧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又曰。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此墨翟兼愛之說也。郝敬云。按楊朱墨翟二子非身為無父無君也。學術不端流弊遂至此。而孟子窮致其討。又云。閑衛護也。距拒同。放屏去也。淫解見前。作起也。事愚云。政之分其務曰事制民之分。率曰政。

聖王不作戰國時也在上國君卿大夫漸失其政而其權下移民不服其上而顧尊處士是以處士無所忌憚而橫恣議道於是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天下人民之所言不歸楊之說則歸墨之說楊氏之為我是自私其身乃是無君也墨氏之兼

愛是獨自為父乃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行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此言上奪民之所食而以養馬及牛羊豕是以馬牛肥而民飢且餓死此猶如率獸而食人也。今令禽獸之道盈天下而以妨仁義之道者與率獸食人無異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乃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邪辟之說誣民心之所當為其恒而仁義之道為所充塞則是亦所謂率獸食人也。人乃將相害相食噬矣。孟子為此懼防閑先聖人之道距楊墨之說

排故淫辭以令邪說者不得作凡如楊墨之邪說者作於其心則害於其民事之所行作於民事之所謀則害於其政令之所施是以正其言而以拒之非好辨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即正其言之志以若是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消除也

兼即滅也周公所兼之夷狄即東海奄徐諸國也所驅虎豹犀象是紂園囿沛澤之猛獸也詩魯頌閟宮之篇解見許行章郝敬云非周公之事而魯本周公之國故以屬周公膺當也敵也邪不正也不仁不義即邪也諛僻也

此總結前四節之旨也昔者神禹抑洪水之汎濫而天下始得平靖周公包兼夷狄之地驅逐虎豹猛獸而百姓始得寧安孔子成春秋之書法而天下之亂臣賊子心生畏懼詩云戎狄是為我所膺荆舒是為我所懲則天下懷夷狄之心為禽獸之行者亦皆畏怖其威莫我敢承敵也此可以見無君無父者是周公所膺討者也孟子亦欲以匡正

人心息閑邪說拒禦諛僻之行以承禹周公孔子
三聖之緒者故爾豈好辨哉予唯不得已而以辨
之也凡人之能出言辨以距揚墨者皆禹周公孔
子三聖人之徒屬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
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
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
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
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

可知也郝敬云匡章孟子弟子齊人也於陵齊地二

日不食貧甚也井上道間也古者地皆井路
在井間井上種樹周禮野廬氏云宿息井樹是也李
李樹也道旁之李人所不食故其實有在樹為蟲所
食者棄物也螬即詩云蝻蟻也大者如足大指以背
行馱于足螬食之李不完者也匍匐愚云不能起而
以手足行也郝云將探取也取之而得螬食之實目
不見也三咽食不下之狀巨擘手大指也以為巨擘
猶今人言屈指第一也廉者有分辨非絕物也強持
日操仲子勿取以為操也蚓丘蚓一名胸臆一名曲
蠶長吟土中江東人謂之歌女槁壤乾土也黃泉愚
云地底土色黃而泉涌出故稱黃泉伯夷言其義也
跖大盜名言其不義也築
築垣為室也樹種植也

此章論陳仲子之廉其義無當蓋以申發前不仕
而食焉之義者也匡章問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

哉居於陵甚貧三日絕糧不食精力已乏竭至於
耳無聞目無見也路旁井上有李樹蠶食其實者
過半矣仲子匍匐往而手將以食之凡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匡章言此者証其廉不欲苟取故
飢極幾死不易其操也孟子答曰於齊國之士中
吾必以仲子爲其巨擘焉矣雖然如仲子惡能得
名曰廉哉欲充仲子所執之操無餘憾則必爲蚘
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夫蚘上食槁乾之土壤下飲
土底之黃泉仲子必能爲此蚘則可也不然仲子
所居之室人若問之曰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

之所築與其所食之粟人若問之曰伯夷之所樹
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則皆將答之曰是未可知
也此於其得於人之食則不敢食其所來之不潔
者而至如其身所居之室與其身所食之粟則不
能充其正所來之原由之操者非與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
用是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鴈鴈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郝
云、辟、分也。纏、縷通分。析其麻為縷也。易、易粟也。世家、
世卿之家戴兒名即為齊卿者也。蓋、食邑名也。祿、即
卿祿萬鍾猶萬斗蓋千石之類。如、以十釜一鍾計則
六萬四千石矣。鵠、家雁也行。舒、徐有行列禮云行如
舒雁。鴈、聲與鵠近。生、鵠鵠之未殺者已。指、仲子也。頻、
顛不悅貌。鴈、鵠聲他日又他日也。哇、吐也。類、謂惟不
食不居之類。

匡章曰是何傷於仲子之廉哉彼其所居所食並
皆其身織屨其妻辟纊以易之也彼已有所易而
以取之則其所本出不必究可也孟子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其兄戴食蓋采邑祿萬鍾仲子乃以兄
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
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移處於於陵他日歸於兄
家則有人饋其兄生鵠者已乃頻顛曰惡用是鴈
鴈者為受哉蓋譏其兄之受此鵠也他日其母殺
是鵠也與之仲子以食之其兄適自外至曰是曩
所謂鴈鴈之肉也蓋欲以咎其惡用為之言也仲
子聞之出而哇以吐出之彼以母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雖以其
母食與兄之室而且不食不居則天下豈有一可

食之食可居之室哉如於陵之居妻食之食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亦不能充其類者耳故若仲子
者唯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釋解卷之六終

